

沉重的母爱

吕立华

丈夫没了，她一人拉扯大两个女儿。后来，老大嫁到农村，生了两个儿子，儿子们陆续大学毕业，都没找到固定工作，老大两口背着一身债过日子，拮据得要命；老二大学毕业在城里安了家，小日子过得富足有余，便常接济农村的大姐。她很知足，老大老二两家轮流着住。

那年秋天农活特别忙，她帮老大收庄稼，累得躺在炕上不想动弹，连饭都不想吃了。女婿说妈你多少吃点，她说吃不下不想吃。女婿从地里刚回来，浑身不是土就是草，累得瘫在炕上猛劲吸着一根廉价烟，说：“妈，咱家就这条件，比不得老二家有鱼有肉，你就将就着吃点吧。”她不高兴了，“我什么时候嫌你穷了？”就这么吵了几句，她猛地起身走出院门。女儿女婿也没当回事，以为她一会儿气消了自己就回来了。可到傍晚了还不见她的人影儿，女儿女婿慌了，出门去找，有人说看到老太太拿着根绳子往山后去了。女婿当时吓得白

了脸，后山林高草密，妈不会想不开找棵歪脖树上吊了吧？这么一说，大女儿哇的一声哭喊起来，“我可就剩我妈了，她老人家要有个三长两短，我跟你没完！”

两人着急忙慌地沿着山路“妈妈”地叫着喊着找着，就见远处有一堆柴草在移动，走近一看，拾了半天草的老母亲蓬头垢面汗水直淌地佝偻在小山似的柴草下，两手死死抓着绳头，艰难地向前挪着步子。女儿女婿哭着接过她，“妈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要拾草什么时候不能拾？我们还以为你……”老母亲长出一口气说：“孩子啊，你妈身子骨不行了，要在年轻时，这点柴草妈背着根本不是事儿，唉！老了，不中用了。妈能帮你们多干点就多干点，这个世上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，眼下难点不要紧，这辈子的福在后头呢！”

冬天天冷，城里的老二说家里有暖气，让她到城里住。城里什么都要花钱，连用点水都得花钱！她很是心疼。住了些日子，老二在楼道里遇上邻居，邻居说你家什么时候养狗了？常见

你妈提着个臭臭的垃圾袋出去。老二说，我家没养狗啊，别是什么东西放臭了吧？老二回家，见妈正在拖地，一时不知怎么开口，一间一间查了个遍，就只洗手间闻着臭，“妈，洗手间什么味儿？怎么这么臭？”她用力拖着花架下面那块顽固的脏印儿，像是自言自语：“那个马桶一冲，好多水都白流了，那是钱呢！”老二再问，她才支支吾吾说她把大便拉在垃圾袋里了。能省好多水呢，她为自己辩解着。

老二知道老母亲穷日子过惯了，穷怕了，也没多说什么，只是说妈你以后把洗衣洗菜的脏水攒起来冲马桶，一点儿都不浪费水。老二很快下楼到超市买了一个大塑料桶，搁在洗手间。她很听话，从此大便再也没有拉到垃圾袋里。只是有一次老二发现她在衣服时用力搓，一点儿肥皂都没用，还在那儿干搓，老半天才能洗一件衣服。老二说你不会多用点洗衣粉吗？她说那样得冲洗好几遍，太费水，反正她有得是时间。老二无奈地摇摇头。

那天，家里炖了排骨，那叫一个香！她吃了两块就不吃了，说吃饱了，又说，这几天觉得有点冻脊梁，下午我得回你大姐家拿个棉背心。老二说我下了班给你买件不就得了？再说，下午也没有到大姐村的车，等明天吧。她就没再坚持。等家里人都上班了，她东翻西找，找出一只保温桶，盛了满满一桶排骨汤外带剩下的三块排骨，用一包袱包好，拎着上了路。一路上走累了就在路边歇歇，抹几下额头细密的汗珠，重又上路。这个冬日太阳竟发出少有的温暖，她把包袱倒了倒手，想到大女儿和女婿贪婪地喝着从没喝过的香浓的排骨汤时，脚步不由地加快了许多。虽然两腿已麻两脚生疼，却丝毫没动摇她向前走的决心，五十多里路她硬生生给走了下来。

今年她已八十九了，耳聋眼花行动迟缓，什么都不能做了。她说送我到养老院吧，听说在那里老人们在一块还能说说话。

于是，养老院的门口从此又多了一个天天守望儿女的伛偻的身影……



母爱深似海

吕兆义

上世纪60年代初的三年困难时期，灾难连连，粮食歉收，大饥荒迎面而来。面对饥荒，我的母亲，一个大字不识的家庭妇女，以她瘦弱多病的身躯和顽强的毅力，带着我大姐到野外扫草种子代粮充饥。凡三个秋冬，磨秃了十几把藤条扫帚，扫来了草籽，度过了饥荒。每每忆起那段日子，我都感激涕零，惊叹母亲的坚强和奉献。母亲已于七年前辞世，享年九十。母爱深似海，没齿难忘。愿天下所有母亲，人人幸福，安康长寿。

夏涝雨茫茫，大田成汪洋。
庄稼遭水淹，禾死草疯长。
秋深草枯黄，草籽落山岗。
家中已无粮，野菜充饥肠。
寒风瑟瑟响，草籽是希望。
母亲扫草籽，每日践晨霜。
帚起飞尘土，尘落汗水淌。
母亲是裹足，走路颤颤样。
久站腿不稳，跪地扫半晌。
移时始盈篓，尽日方满筐。
半土半草屑，草籽土中藏。
簸箕举起来，借风草土扬。
扬除草屑后，再往麻袋装。
汗水沾尘土，手脸变模样。
鼻口都是土，咳的是泥浆。
正午秋日烈，头灼炎天光。
任受秋风袭，旷野无遮挡。
扫罢看天地，地里硬又光。
日落西山后，晚霞映山岗。
大姐来推车，风啸月影长。
衰衰老母亲，生我够劳伤。
咽糠身浮肿，体弱无力量。
劳累一整天，腰酸腿臂胀。
戴月回到家，累坐门槛上。
真想歇一歇，无奈苦惆怅。
下有八儿女，腹饥脸色黄。
上有爷和奶，病弱度饥荒。
父亲在外地，家家难帮忙。
生活千斤担，全压母肩上。
母亲咬牙站，身倚院门框。
告知老与少，脸上露笑光。
明日还去扫，残月挂西厢。
一日复一日，秋去雪花扬。
北风利如剑，饥寒难抵挡。
车碾寒冰辙，推籽到河旁。
河水冰下流，凿冰刺骨凉。
母亲挥手淘，须臾手已僵。
淘去砂与土，草籽黑又亮。
大者如芝麻，小者似针芒。
曝干又炒熟，深夜送磨房。
姐弟推磨转，磨道喜洋洋。
草籽磨成粉，黑粉袭人香。
籽粉拌菜汤，先请爷奶尝。
爷奶尝罢赞，拇指高高扬。
姐弟馋不住，偷泯几口哈。
母亲擦泪笑，全家都欢畅。
灾荒正三年，母扫草籽忙。
藤帚十几把，一把都磨光。
吃尽千般苦，扫来三冬粮。
迎风挥帚站，母亲如山梁。
枯草若有知，当惊母坚强。
往事虽逝去，终生也难忘。
母爱深似海，恩情高万丈。
吁嗟老母亲，不觉泪沾裳。

母亲的“谚语”

刘吉训

母亲只上过几天识字班，但子女印象最深的，却是母亲烧的一手好饭菜和她关于“吃”的谚语。

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，我已经懂事了，那时家境贫寒，让我们姐弟几个吃饱、吃好，长大便成了母亲整天揪心的事情。当时，地

瓜是主粮，母亲经常熬地瓜丝饭，我不爱吃，母亲就告诉我“地瓜丝稀饭不伤人”，并打趣地说：“吃了萝卜菜，啥病都不害”，萝卜当菜又当饭，母亲做的萝卜汤菜特别鲜美，“吃饭多喝汤，老了不受伤”“吃面多喝汤，免得开药方”，关于喝汤的好处，母亲随口能说出

觉得没吃饱，“吃饭少几口，活到九十九”的叮咛便自然地响在耳边。

母亲特别偏爱萝卜，挂在口上的总是“吃了萝卜菜，啥病都不害”，萝卜当菜又当饭，母亲做的萝卜汤菜特别鲜美，“吃饭多喝汤，老了不受伤”“吃面多喝汤，免得开药方”，关于喝汤的好处，母亲随口能说出

一大摞。

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，我外出求学，母亲“吃饭要细嚼慢咽，学习要多问多钻”的教诲伴我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优异的成绩。

岁月匆匆，母亲已去世半个多世纪了，但她老人家关于“吃”的谚语，仍留在我的心里，久久不能忘怀。

母亲的心愿

郭巧妹

有一年夏季，多雨，老家好多民房因此漏雨。无奈之下，很多人家只好修葺房屋，加盖屋顶，重新换瓦。

第二年一开春，母亲也吵着翻修自家的屋顶。我不解：咱家的房子又不漏雨，您何苦呢？母亲皱眉：你懂什么？等漏雨了再换瓦还赶趟儿？再说了，今年咱村有十几二十户都盖房，咱们也盖！

弟弟也没办法了，趁着周末先去建材市场买了瓦。瓦是母亲亲自去挑选的，她点名要的凤凰瓦，说邻居铁牛家，还有屋后旭东家都买的这个牌子的，价格合理，色泽也好。比照着邻居的价格，卖主也痛快应允了。清

点好数目，付了钱，装上车，母亲高兴地坐上了货车。

那天，还下起了蒙蒙细雨，每个人的身上都湿嗒嗒的。母亲的心里却是艳阳高照。

货车停在我家胡同口。母亲赶紧招呼着卸车。左邻右舍能出来的都出来了。有人问这瓦的价格，母亲大声说：“凤凰瓦！比你们家便宜了一分钱！”

“啊？是吗？凤凰瓦？我看看。”铁牛妈来到货车车斗前，仔细看了看字样，撇了撇嘴，一脸的不甘。

母亲扬着头，胜利了似的，不再搭理人家了。

瓦买回来后，一周了，我们也不着急。母亲可是耐不住性子了，她三番五次打电话催弟弟回家。后来，干

脆自己找了瓦匠包工头，定好了日子，命令弟弟回家了。

那天，一切都很顺利。

工人们手脚利落，哗啦啦，不一会儿揭下了瓦片，露出旧时泥土垒砌的屋顶，刹那尘土飞扬。工人们也顿时个个灰头土脸，看不到真容了。

等到崭新的红色瓦片排满了屋顶，正好到了晌午。

中午，所有人在本村饭店吃了饭。饭后，打发走了工人后，母亲喜滋滋地回家了。她一路念叨着：“大家伙儿吃得好吧？”

我说：“好着呢！您那么要脸面！”

路过胡同口，铁牛他妈站着和人闲话。母亲抑制不住的喜悦挂在脸上：

“铁牛妈妈，你家啥时盖房子？你看，俺家可了心事了！”

“可不是嘛！俺家这瓦比你家买得早，还没盖呢！其实也不急啊！孩子们有空了再说吧！”铁牛妈妈讪讪地，很明显不愿看到母亲了。

我忍俊不禁：“您何必呢？她那脸都臭了。”

母亲说：“农村人过日子，哪家不是比着过的？你父亲走了，咱更得赌气过日子了，也让他们看看咱家不熊！”

我沉默了……比起母亲，我们是不是少了斗志？

夜里，弟弟做了个梦。父亲高兴地站在院子里，望着崭新的房子激动地说：咱家终于盖房子啦！我的心愿了！



征稿启事

“行走烟台”是本报针对烟台（含各县市区）本土文化、风土人情推出的专版报道。如果你生活在烟台，对烟台的历史文化有独到见解，或者与烟台的某些人或事儿结下不解之缘，都欢迎提供新闻线索或投稿，来稿请注明作者姓名、地址、联系电话，稿件一经采用，稿费从优。

投稿邮箱：xingshouyantai@126.com